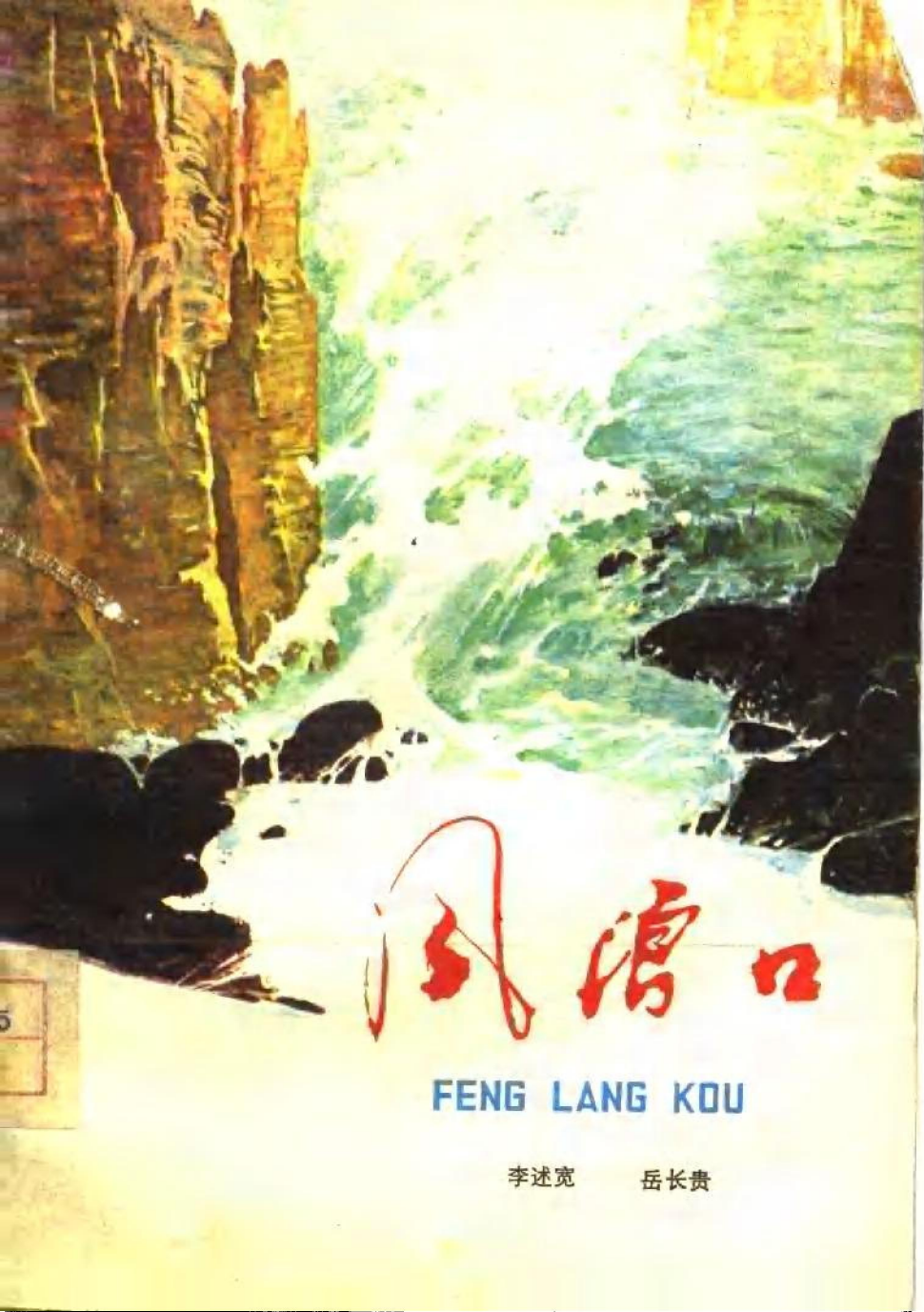




风浪口

FENG LANG KOU

李述宽 岳长贵

石浪

李述宽 岳长贵



风 浪 口
李述宽 岳长贵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 4/3

字数: 260,000 印数: 100,000

1977年10月第1版 1977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90·214 定价: 0.75元









目 录

开 篇	1
一 风浪渡口	10
二 集市枪声	26
三 芦苇小屋	38
四 苇丛擒敌	56
五 娃娃兵巧审“翘巴狗”	77
六 将计就计	93
七 智斗“洋鱼针”	111
八 娘娘庙里	126
九 磨刀擦枪	142
十 跳海救人	161
十一 龙头拐杖	175
十二 风云突变	193
十三 雏燕展翅	210
十四 不平静的夜晚	234
十五 调虎离山	248
十六 芦荡里的斗争	268

十七	灵芝岛上.....	286
十八	吃水线上的秘密.....	297
十九	抢占“擎天洞”.....	321
二十	箭在弦.....	336
二十一	诱敌上钩.....	346
二十二	千钧一发.....	361
二十三	乘胜追击.....	372
二十四	大海汪洋.....	386
尾 声		399

开 篇

黄海北岸，有一条汹涌的大河，叫做风浪河。

这条河象一匹脱缰的野马，抖着鬃毛，扬起四蹄，奔腾着、咆哮着，横绕鼓山，竖穿芦荡，奔入波滚浪掀的黄海。一路上，它叼起泥沙，啣起草屑，最后，通通吐弃在河流的下梢。年深月久，便在入海口形成一个漏斗状的冲积平原。

这个平原全是碱性淤沙土，最适合芦苇的生长，所以，沿河两岸，便天然形成了一片芦苇荡。

风浪口村的百十户人家，就疏疏落落地分布在这绿葱葱、密匝匝的芦苇荡中。一座座用海泥抹成的简易苇草房，如同在绿色的海洋中漂游着的一只只小船。随着苇浪的翻滚，小船时起时落、时隐时现，好象在和风浪搏斗着。

住在这些低矮简陋苇草屋里的，大多是些水性好、舵把硬、被渔霸称为“臭船料子”的穷苦渔民。

多少年来，这百里芦荡一直是被大渔霸杨占一霸占着。他本来住在河西的山城镇。可是，却在河东开设了网房、渔行、苇庄，残酷地奴役和剥削穷苦渔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渔民的血汗，就象这滔滔的风浪河水一样，流进了杨家大院。当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百里芦荡无家乡，

捕“金”捞“银”饿断肠，

风浪河里漂尸骨，

穷人何时见日光？……

穷人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赶走了日本鬼子，被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了十四年的风浪口村，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喝了几十年苦海水的穷渔民，重新见到了天日。他们在“渔民协会”的领导下，扬眉吐气，同仇敌忾，开展了减租减息、反霸除奸斗争。他们冲进了杨家大院，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大渔霸杨占一，报了仇，雪了恨。

这是一九四六年的秋天，解放了的风浪口村，到处充溢着胜利的喜悦和战斗的豪情。一队队民兵，在芦荡里摸爬滚打，苦练杀敌本领；一伙伙渔民，在港口修船补网，抬鱼卸虾，准备出海；一群群妇女，在村子里推磨压碾，缝衣纳鞋，支援前线。

儿童团长谭海涛，带领着儿童团员们在风浪河里演习“水战”。他们一个个膀头晒得黝黑，脸上挂着水珠，手中拿着鱼叉、红缨枪，呼喊声、拚杀声，打得水花四溅，波掀浪涌！

突然，村子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螺号声，海涛从水中探出头，侧耳一听，两簇眉毛紧皱起来，他马上断定，发生了紧急情况。他命令儿童团员迅速进入阵地，自己转身向村里跑去。

海涛刚跑到“渔民协会”门口，只见解放军和区中队的叔叔，都在忙着打行李。

“爸爸，有情况吗？”海涛找到渔民协会会长谭铁，急

切地问。

“有情况。我正找你哩！”爸爸将海涛拉到一边，郑重地说。

“什么任务？你分配吧！”海涛胸脯一挺，要求着。

爸爸笑笑：“这个任务，可不同一般哪！”

海涛坚定地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儿童团员，什么任务也能完成！”

爸爸那张布满胡茬子的方脸盘，充满了兴奋的微笑，大手掌往海涛的膀头一压，说：“嗯，就该有这股子劲儿！”

爸爸说到这儿，话头一转：“不过，今后的斗争将是更艰巨、更复杂！”

“到底什么任务，你快说呀？”海涛更急啦。

爸爸说：“解放军要走啦，区中队命令我，随大部队一起撤离风浪口！”

海涛瞪大了眼睛，惊奇地问：“爸爸，这是真的吗？”

爸爸点点头：“真的！”

海涛多么不希望解放军叔叔走哇！他多么不愿意爸爸离开自己呀！去年春，爸爸把日本鬼子的两艘运输艇，领进了鬼门礁，爸爸跳水逃走了，妈妈被敌人杀害了。从此，海涛便失去了亲人。到秋天，解放了，咱们的解放军来了，爸爸也回来了，海涛是多么高兴呵！他整天带领着儿童团，站岗放哨，除霸防特，这斗争生活，多有意思！干嘛拔腿又要走哪？

海涛扯住爸爸的胳膊，央告着：

“爸爸，解放军叔叔不能走，你也不能走！”

爸爸严肃地说：“这是上级的命令，都当儿童团长啦，

还不懂？”

海涛松开了爸爸的胳膊，但还是仰起脸来，固执地说：

“我就是不懂，解放军不是天天打胜仗吗？干嘛还撤走？”

爸爸瞅着海涛那双天真的大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这不是撤走，这叫做战略转移！”

“战略转移？”海涛扑闪着大眼睛，琢磨着。

爸爸的目光四外扫了一下，一把扯住海涛的胳膊，把他拉到晒网场上，哈腰抓起一根粗楞楞的网绊，用力一抽，一面大网便闭上了口，爸爸瞥了海涛一眼笑着问：

“你看，这样能捕着鱼吗？”

海涛朝网口一指说：“一条也捕不着，网口闭着哪！”

爸爸点了点头，松开网绊，抓起网片，“唰”地一抡，网口便象大门似的敞开了。

“看见了吗？只有把网口张开，才能捕着鱼，多捕鱼！”

海涛不以为然地说：“这跟战略转移有啥关系？”

爸爸直起腰来，提高嗓门说：“这次战略转移，就是为了张开网口，让国民党反动派钻进来，”爸爸说着，用力一抽网绊，网口又紧登登地闭死了，“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

海涛听到这里，两只手一拍，咯咯地笑起来：“啊，是这么回事呀！”

爸爸说：“这还是毛主席亲自部署的呢！毛主席指示说：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咱们这次转移，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的！”

海涛一听，心里高兴极啦，脆生生地说：

“爸爸，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

“好！”爸爸告诉海涛，大部队走后，敌人肯定会反扑回来，要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儿童团跟敌人斗争，迎接第二次解放……

海涛攥着小拳头，态度庄重地重复着：

“用战斗，迎接第二次解放！……”

解放军大部队和区中队前脚刚走，大恶霸杨占一的儿子洋鱼针，拼凑起一支反动地主武装就反扑回来。这个潜逃在外，双手沾满穷人鲜血的刽子手，把这股匪徒命名为“山城保安团”，自奉为少校团长。他一踏上风浪口的土地，便以十倍的凶恶，百倍的仇恨，向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一时间，风浪河上阴风阵阵，血痕斑斑！

但是，经过革命暴风雨洗礼的风浪河，卷起的不再是被压迫者的眼泪，而是反抗的怒涛，发出的不再是穷苦渔民的哀叹，而是战斗的呼声！就在这血与火的战斗日子里，一支海上游击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秘密建立起来了！

这支海上游击队的负责人，就是石礁同志。

石礁同志原是风浪口人。二十多年前，杨占一杀害了他的父亲，他一把火烧了杨家大院，连夜渡海逃到胶东。抗战时，他在当地参加了游击队。去年春，日本鬼子倒台前夕，他被党组织派回来，以给杨家看苇子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直到第一次解放，他的身份也没公开。因此，区委决定，把他留下来，领导风浪口的地下武装斗争。

风浪口是一个重要战略要地。它面迎黄海，背依芦荡，风浪河贯穿中间。从海上来的船，通过风浪口这个大门，可

以直接钻进内陆，从内地来的人，通过这个大门可以跑到海外。别小瞧这个风浪口，它可是我国北方一个大门哪！控制了风浪口，就可以海陆方便，来去自由。所以，我们要把风浪口建成一个实际上被我们控制的游击区。

石礁同志根据区委的指示，带领着海上游击队，象一把锐利的尖刀，插进敌人的咽喉。

这支游击小分队，在区中队的领导下，发动群众，不断地扩大武装力量，利用风浪河的沟沟汊汊，打伏击，布水雷，截敌船，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海上交通，骚扰和牵制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北部山区的正规军作战。

躲在山城镇的匪保安团长洋鱼针，为了确保这条运输线，对风浪口进行了多次的搜捕、围剿。谁知，大股敌人一来，游击队就象一群麻雀似的，一下飞得无影无踪，钻进芦苇荡隐蔽起来，使敌人看不见，摸不着。而当敌人运输艇在风浪河上出现时，便神不知鬼不晓地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或悄没声地下了“饺子”。为这，洋鱼针常挨上司的训斥，甚至险些被摘了“乌纱帽”。

但是，洋鱼针并不死心。一次，他联合了四乡保安团匪徒，经过一番周密策划，疯狂地向风浪口扑来，妄图吃掉海上游击队。游击队事前得到情报，敌人刚一出动，他们便迅速地撤出芦苇荡，跳到敌人的后方，结果使敌人扑了个空。

隐蔽在山沟里的游击队，准备在敌人返回的路上，打它个伏击。石礁派海涛前去侦察敌情。海涛在回来的路上，发现一个站岗的匪兵，坐在河边一个陡石崖上洗脚，身边放着一支七九步枪。这支枪象块吸铁石，一下子把海涛一双眼睛吸

住了：“我若有支枪，该多棒！打起仗来，手指一勾，叭勾儿，一个！叭勾儿，一个！”想着，他的眼珠转了转，转出个主意来。他把小褂儿脱在岸边，从远处扎进了水里，悄悄地潜游到那个匪兵脚边，扯住他的两脚，猛地往下一拖，那家伙“噗通”一声，便栽进水里。海涛蹦出水面，拾起那支枪，一溜烟儿跑回游击队。他满以为石礁见到这支枪，准会表扬他一番。是呀，在当时，很多人都拿的大刀、苇镰，一支枪是多么宝贵呀！谁知，石礁一见他夺了一支枪来，脸色变得严厉起来：

“你是一个革命战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头一条是怎么说的？”

“一切行动听指挥！”海涛怔怔地立在石礁队长的面前，那双黑溜溜的大眼睛，一会儿望望端在自己手中的那支七九步枪，一会儿又把目光移到石礁那张严肃的面孔上。他已经隐约感觉出来了，石礁叔叔对这件事是不赞成的，可是，他心里却别不过弯来。他噘着小嘴，心里很不服气。

石礁望着海涛那黑红的圆脸，黝黑的胸脯，粗棒棒的双腿，显得那么结实、那么健壮，就象一棵枝叶挺拔的小树，生机勃勃地朝上长着！石礁心里想，越是蓬勃向上的小树，越是要注意经常地剪枝、修整。他转身对一个游击队员下达了命令：

“集合队伍，马上转移！”

“转移？不是要打敌人伏击吗？怎又……”海涛奇怪地问。

石礁把脸转向海涛：

“把你的枪，交给万博浪！跟上队伍，转移！”

海涛爱不释手地摸抚着手中的枪。

“这是命令！”

石礁的神色仍然是那么严厉，没有一丝讨价还价的余地。

海涛噘着小嘴，把手中的枪不情愿地交给了身边的一位个头儿不高的中年人。

夜幕降落下来了，游击队在崎岖的山路上急步行进着。

海涛由于心情不痛快，远远地落在队伍的后头。石礁一眼发现了，大声地命令道：

“谭海涛同志，跟上来！跑步——走！”

“是！”海涛应一声，跑到了队伍的中间。

“心里还是不痛快，是吧？”

石礁这当儿的语气缓和多了，跟海涛并肩走着，亲切地问。

海涛照旧朝前走着，没有吱声。一双小脚板，踏得山路“咯吱咯吱”响。

“为了推翻吃人的旧世界，为了使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尽早地得到解放，我们需要加倍的战斗、不停歇的战斗！”

海涛听石礁说到这里，忽然仰起脸来，望着石礁。

石礁将大手放在海涛的肩膀上，一边走着一边说：

“但是，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一个人随心所欲地盲动、蛮干，会给革命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呀！”

“我也没给革命造成什么损失呀，还夺了一支枪……”